

【编者按】《1Q84》是村上春树蛰伏7年的震撼新作，2009年5月，其日文版第一、二部甫一面市，日本书店在短短12天内销售就已突破106万册，创日本图书史上销售超过100万册最快纪录。故事以双线进行，并以村上较少用的第三人称来说故事，描述二位主人翁青豆与天吾在年幼时曾于同一所小学三至四年级邂逅后，于1984年在日本东京所发展出一连串独立又关连的故事情节。作家笛安评价道“村上春树的小说就是现代都市文明里的奥德赛，它揭示着关于乡愁的秘密”。止庵更是赞叹道“《1Q84》是近十年来世界所有顶级作家分量最重的作品”。该书荣获2009年日本“年度最畅销图书”第1名，是日本史上最畅销的硬皮书。



怀念顾城，怀念诗歌与心灵

——曹旭刚(《华商报》)

【编者按】顾城(1956.9.24—1993.10.8)，朦胧诗主要代表人物，被称为当代的唯灵浪漫主义诗人，早期的诗歌有孩子般的纯稚风格、梦幻情绪，用直觉和印象式的语句来咏唱童话般的少年生活。后期隐居激流岛，1993年10月8日在其新西兰寓所因婚变杀死妻子谢烨后自杀。留下大量诗、文、书法、绘画等作品，作品译成英、法、德、西班牙、瑞典等十多种文字。今年是诗人夫妇辞世20周年，我们在这里摘选此文以表我们的缅怀之情。

从《1Q84》看村上春树

这是村上春树第二次用年数当书名。第一次是《1973年的弹子球》。这次，书名纯粹到只有年份，他把“9”变成“Q”。“1Q84”的书名令人联想乔治·奥威尔的《1984》。借小说人物之口，这个特殊的年份也屡屡被提及。《1Q84》的主题更多地指向当前这个世界，它已经不再像早年村上春树所创作的小说形态，而是从过去的第一人称进入了第三人称的书写。

青豆说：“不管喜欢与否，我已置身于1Q84年。空气变了，风景变了，规则也变了。我们必须尽快适应这个带问号的世界。像被放进陌生森林中的动物，为了生存，我们必须尽快了解并顺应1Q84的规则。”这是村上春树小说《1Q84》里的一段话。“1Q84”代表时间，也代表空间。Q代表疑问。青豆决定把这个新世界称为“1Q84”。1984这一年，许多事情改变了，是一个充满疑问的新世界。

从一个字看一个作家

为什么村上春树要用“1Q84”？书名本身也是一个谜。在阿拉伯数字中，加入一个英文字母。以日语发音“Q”和“9”完全一样；以汉语发音，“Q”和“9”很接近；以英语发音“Q”和“9”完全不同。这就像是把日语嵌进了世界语言里，让书名以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结合，加上日语发音，符号般奇特而简单的书名，轻易地就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有人说只要看第一行，就知道是村上春树的作品。但从《1Q84》的书名来说，是一个字就点出了村上春树的特色。台湾版《1Q84》的译者赖明珠女士认为：“它充分显示村上春树不断求新、求变的创作精神。书名无论是视觉、听觉上一眼就让人惊奇不已，一听就印象深刻，令人思考探索它的多义性内涵。村上春树从开始写作第一本作品，就打定主意，要用和别人不一样的文体，写和别人不一样的作品。即使是一个单字，即使是一个数字。4个阿拉伯数字形成的一个年号，变造出一个新单字。一个不需要翻译，便通行全球的新单字。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性和想象力的多义性新

字。这就是村上春树。基于这样的精神，他不但建立起独立的问题风格，也建立起独特的文学世界。”村上春树喜欢把异质性的东西放在一起，比如“1Q84”的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的结合，也有动物与人结合的“羊男”。打破界限，不按分门别类的序列，跨越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将现实与超现实糅合，这就是村上春树。小小人、两个平行的世界、天上的两个月亮……这些都是《1Q84》中匪夷所思的事物。

私文学到公文学的转变

村上春树的《1Q84》是否真的达到了所谓的“巅峰”？简体中文版的译者施小炜先生说：“从私文学和公文学的角度来理解，《1Q84》是切口。村上春树的处女作《且听风吟》是纯粹的私文学作品，主人公不公



作，不学习，不靠自己的劳动去挣工资，养活自己。假如他提供一种社会性劳动，获得一份工资，经营自己的生活，他跟这个社会就发生了某种关系。在《且听风吟》里，村上春树彻底割断了这种联系，他让主人公的活动都是在私人层面与周围的一切发生关系，与社会完全脱节。对于日本近代文学来说，私文学是它的一大特点。作家不写革命，不写社会变革，主人公行为的影响半径可以测量出来。”

施小炜所说的“私文学”也就是通常日本文学史里所说的“私小说”。“私小说”一般来说有广义和狭义的两层解释。从广义讲，以第一人称为叙事的小说，统称为“私小说”；狭义讲，“作者脱离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而孤立地描写个人身边琐事和心理活动的”，称为“私小说”。直到村上春树一部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他的虚构类作品都没有脱离“私小说”的范畴。

但是在《1Q84》里，男主人公天

吾，受雇于一家公司，长年为其工作。他兼职的工作是补习学校的老师。天吾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不用担心随时被解雇，也可能随时辞职。他改写深绘里的小说《空气蛹》，波及他所在社会很重要的部分。换句话说，他个人的行为不仅影响到自己个人和周围人，也影响到了更大的范围。这让小说能从更多的社会意义来解读，也让《1Q84》的主题更多地指向当前这个世界，它已经不再像早年村上春树所创作的小说形态——私人化的主人公生活在逼仄的世界——在冷战、热战、天灾人祸所团团包围的混沌世界里，从一对纯真的小儿女出发，如何扩大到整个社会，如何从现实世界进入想象的超现实世界？村上春树从过去的第一人称进入第三人称的书写。

另一方面来说，与乔治·奥威尔的《1984》的关联使得《1Q84》可以被解读为针对“某一种意识形态”写的小说。“我们已经走进1Q84，一个被置换的，一个错误的年代。我们没有‘老大哥’，但有‘小小人’，但是‘小小人’是什么呢？村上在向奥威尔致敬的时候，用了独特的村上方式，也就是描写两个世界的关系，一个虚幻，一个现实；真实的1984年，虚幻的1Q84年。我们以为的这个现实世界其实是虚幻的，已经出问题的，已经有待怀疑需要打问号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村上春树的批判力很强，直指现在这个世界。”梁文道评价道：“在我看来这本书最后的答案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在1984年的时候以为‘1984’没有到来，其实‘1984’早就到了。我们居然不知道我们已经活在‘1984’的世界里。通过这部小说，村上春树想告诉我们，为什么‘1984’已经到了？我们是怎么进入‘1984’的世界里的？”施小炜说：“老大哥是用一种写实主义的手法塑造人物形象，而小小人是用超现实的，超自然的手法，比如小小人从死去羊的嘴里走出来。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解读‘小小人’未尝不可。

在耶路撒冷文学奖的演讲里，村上春树说道：“有一句话请允许我说出来，一句个人性质的话。这句话在我写小说时总在我脑袋里挥之不去。它并非写在纸上贴在墙壁，而是刻于我的脑壁。那是这样一句话：‘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佳作有约

一个独立的世界，现实中的诸多负面情愫，从来与自己无关。从生存哲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呢喃，似乎无比消解，也不被接受，但是，换个角度来看，这种呢喃恰是这个世界、这个时代所稀缺的。现在的社会，金钱与名利早已成为大多数人的生活图腾，此时此刻，更需要用诗歌这种看似颓废与自我的生命吟唱，来平衡所有人那种扭曲与无奈的价值观与世界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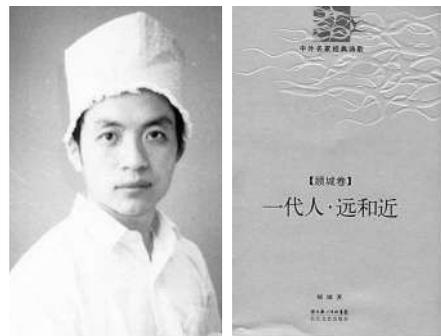
日历中，10月8日这一天，平淡无奇；诗歌中，10月8日却充满了灰暗的悲感——20年前的1993年10月8日，诗人顾城在遥远的新西兰激流岛上，杀死妻子谢烨后自杀而亡。20年倏忽而过，这个世界依然没有忘记顾城，最近几日，悼念顾城的文章层出不穷，这似乎说明，这个浮躁的世界，依然是欢迎诗人欢迎诗歌的。

跳出诗歌，顾城的辞世方式，显然是让大多数人难以接受的，先杀妻再自杀，曾让无数人为之诟病。不过，诗人的世界，往往是复杂的，离开昔日的情境，谁又能够真正臧否呢？所以，20年后的悼念，与其说是悼念顾城和谢烨这两个逝者，不如说是存活的人们，在悼念诗歌与心灵。

顾城的名字，与上世纪八十年代诗歌的勃兴，与名噪一时的“朦胧诗”密不可分。不过，海子、顾城之后，中国俨然已无诗歌——《星星》、《诗刊》等昔日风靡一时的诗歌杂志，早已处境艰难；舒婷、北岛等影响巨大的当代诗人，似乎也早已远离诗歌。虽然今日依然有人在写诗，仍旧有人在爱诗，但诗歌显然早已蜕变为一种标准的“小众游戏”，影响日渐稀薄。

诗歌的衰落，令人无比惆怅。尽管，从来没有一种文学体裁，可以永远占据读者心头的最高位置；从来没有一种吟唱，可以长久不衰，可是，诗歌的凋零却别有不同。毕竟，诗歌牵扯的不是娱乐，不是商业，而是心灵。诗歌可以为每一个在俗世中苦苦挣扎的人，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国”，让满是伤痕的心灵，寻觅到宁静的归处。

顾城的诗歌，为什么被人铭记许久？就是因为，在诗歌的世界里，顾城有着童话般的纯净，他躲在自己的“城堡”里，静静地用孩童般的视角，审视着这个复杂的世界。某种意义上，诗歌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方式，更是心灵的宗教，能够让人们暂时忘记悲伤与不快，痛苦与纠结。“睡吧，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这样的呢喃，不仅是顾城的生命吟唱，也是海子等诗人的生命吟唱。在诗人的世界里，自己就是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首影响极大的短诗《一代人》，同时也说明，在诗人的世界里，也不仅仅是“特立独行”甚至“荒诞不经”的言说。黑夜固然让人不快甚至绝望，但如果能够让黑色的眼睛，幻化成走向光明的路途，则意义非凡。对世界来说，喜欢诗歌，并非是让人如同诗人一般去癫狂，而是要求每一个人，能够为自己的心灵，寻找到栖居的大地，慰藉心灵抚慰创伤，而后，用更加宁静与光明的心灵，去关照世界与现实。

近些年来，很多人在叹息故乡的消逝与沦陷，当田园牧歌不再，当枯藤老树化为荒草垃圾，人们只能无奈地感叹“心安处即是故乡”。可是，心如何安？此时，则需要诗歌的力量，则需要所有人内心深处自我吟唱——没有诗歌般的自我迷恋与陶醉，没有诗歌般的宁静与纯粹，心哪里又能安呢？再仔细想想，世间的哪一件事情，又不是如此呢？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哪一样又不折磨人呢？我们可以不信奉宗教，但是，我们却有必要用诗歌般的心灵，关照生活与人生。

于是，今日怀念顾城，怀念诗歌，未尝不是怀念青春如歌

青春如歌

高考改革多年难产，英语成了突破口。有学者认为：英语教学本身弊端人人共知，选择英语能最大程度凝聚共识，减少阻力。江苏省在2008年已下调高考英语总分，5年来，英语在教学中的地位未受影响，减负和提升素质教育水平的效果也没实现，“基本和以前一个样子”。靠降低英语分值解救母语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改变考试制度，怎么减分都没有用。

——大刀向英语头上砍去？《南方周末》，2013.10.31

俞敏洪说过，“每个人都应该有梦想，没有梦想你就会很快枯萎死去。”在他看来，人生第一个梦想应该是“个人的成功”。他曾以自己创办新东方的经历为例，阐释了一个人只有首先取得个人成功，才能够帮助别人，回馈社会。

俞敏洪的中国梦：用教育让每一个中国人充满梦想。他认为：“私立教育的消灭，导致了公立教育的垄断，而任何一样东西垄断



就意味着发展停滞。普通家庭的孩子留学机会少了。教育不均衡不仅体现在国内，而且在国际留学上也深刻体现出来了，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

我本人的价值理念，是想帮助社会底层的人成长起来，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俞敏洪：“我没把自己当做知识分子”，《南方周末》，2013.11.07

近日，央视外语频道街头采访“最关心的改革”。就“您知道第十八届中全会

吗？”“那您觉得有什么需要改变呢？”“那咋办呢？”三个问题采访市民的看法。

在回答第二个问题“那您觉得有什么需要改变？”时，有市民以“人民币真得对不起中国人啊”的回答表示物价增长过快。

——央视三中全会街采遭神吐槽：人民币对不起中国人，2013.11.11

对新京报人来说，十年努力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办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报纸。

它有基本的价值追求：真实报道，说真话，不说假话；它能让读者感受到真诚和平等，呈现跟他们一样的喜怒哀乐；它能传播给读者美感，从文字上、图片上、版式上；它能让新闻人拥有尊严，不是简单的工具，而是有自身存在的价值，能够从职业中获得成就感。

十年来，为了这份报纸能出生、能成长、能成长，新京报人呕心沥血，现在当年的这棵幼苗，在历经无数阳光雨露、狂风暴雨后，已经枝繁叶茂，隐隐有参天大树的模样。十年磨一剑，新京报已经是当下北京乃至中国最有影



响的报纸，但我们也再次来到一个新的起点。拔剑四顾，似乎该变的依然没变，该来的仍然没来，倒是要面对媒体格局变化的沧海桑田。“你的后面有条路，你的前面没有路”，该怎么办，需要重新给予回答。但后退显然不行，止步只能等死，只有向前，只有坚持，只有奋力再试一搏，以新京报和新京报人的理想、激情、智慧，以成千上万支持我们的读者的信任，相信能够赢得一个更加辉煌的明天。

——办一份有尊严的报纸，《新京报》，2013.11.11

报刊精粹